

江阴



人杰篇
地灵篇
轶闻篇
怀古篇
美味篇
方俗篇

33

江苏县邑风物丛书



《江苏县邑风物丛书》编辑委员会

主 任 潘震宙

副主任 蔡玉华

委 员 陆建华

王伟成

凯 亚

王远鸿

本书执行主编 凯 亚

江 阴

赵沛 黄溪源 等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江阴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 6.76 插页1 字数 128,000

1989年7月 第1版 1989年7月 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9500册

ISBN 7-214-00824-4

K·27 定价2.90元

责任编辑：包建明

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● 米芾之

序

《江阴》一书的编者一定要我为该书写序，因为我是江阴人。但是我从少年时代就离开家乡了，对于江阴的过去和现在，了解都极有限，写序实在是很为难的。

故乡，对于每一个人，只要记事，就会在他心中永远留下难忘的印象，而且总是那么令人神往。它有着一种力量，不论你到什么地方，离别多久，它总吸引着你，牵动着你的心。

我对家乡知道得不多，但知道的都深深地留在记忆里。

我记得在小学时远足去参观吴季札的碑，城隍大街上有一个牌楼，上面写着“春申旧封”。这是我当时知道的有关江阴的最古者的历史了。

江阴八十一天抗清被屠，这几乎是江阴妇孺皆知的。每

年祭孔时，因为学校和孔庙相邻，我们一批小学生总要到一条只能勉强挤进去的夹弄里，去看中间只有约一平方米地方的小龛，在那里据说从清朝起就每年祭孔时秘密附祭抗清的烈士。龛前的石板下面是一个井，据说城陷时一些人曾在此投井殉难。我曾用小石子从石板缝中投下去，还可以听到激起的水声。

浩瀚的长江，总是吸引着孩子们。有一次假日，我们竟然背着空里乘渡船过了江，但恰恰没有钱回来，好不容易央求船老大让我们免费渡回。那时已是日落，满天的晚霞映着浩荡的江水，壮丽的景色使我至今想起来还心醉。

黄山炮台是学校组织去游览的。那巨型的要塞炮使人觉得真雄伟，那张着的炮口完全可以把我们的小身軀吞进去。

江阴虽非通都大邑，要塞却增添了它的声望。要塞究竟有过什么光辉的事迹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原来圯弃的旧县衙门前曾放着一只很大的铁锚，为什么放在那里？我曾猜想也许是从前抗击经常在沿海出没的倭寇海盗的战利品吧！

夕阳斜照里的兴国寺残塔，鸱鸢喧嘈飞绕，我总联想起附会着种种神话传说的雷锋塔。

我也还有另一些记忆。黄昏时分过堂的囚徒走过石板铺的街道上发出令人悚然的镣铐声。寒夜里昏暗油灯下听着淅淅的打更声。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母亲听说败兵来了，抱着我的小手惊慌奔逃，家里的房屋被炮弹击破。激昂的人们打着小旗游行抵制日货，后来欢欣鼓舞迎接北伐军，接着是许多共产党员在大刀下、枪声中壮烈牺牲，血溅大地。

抗日战争中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着有关苏南对敌斗争的新闻。解放战争时，我看着面前雄师东自江阴跨越大江的消

息，兴奋自豪不已。

这一切都已过去了，前年回到家乡，这里已是换了人间。江边小城正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道欣欣向荣地前进。

所有这些美丽动人、黯然神伤、豪迈悲壮、欣喜欢乐的回忆，都引起我对家乡的无限眷恋和怀念。

《江阴》一书生动地介绍了江阴的古老历史，令人崇敬的先哲先烈，美丽动人的风土人情，丰富珍贵的文物古迹，它加深了我对故乡的了解，也增添了我的思乡之情和对故乡美好未来的祈望。

《江阴》一书的出版，不仅对江阴人，也对所有外地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它使人们从在全国来说不过是大树一叶的江阴，看到我们的祖国是多么可爱。它将激发人们更加热爱祖国，更加热爱家乡，激励人们更加奋发努力，为祖国，为家乡的繁荣富强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。它是一本爱国主义的好教材。

我为《江阴》的出版衷心祝贺。

一九八九年六月

目 录

朱 穆 之 序

人 杰 篇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溪 源 | • 霞仙，霞仙，诚斯言也 | (1) |
| 萧 市 | • 刘半农故居的天竺枝 | (4) |
| 萧 市 | • 二胡演奏学派奠基人——刘天华 | (8) |
| 田 柳 | • 白发纵横下，丹心慷慨生 | (11) |
| | ——访东林党人、文贞公繆昌期故居遗址有感 | |
| 赵雪芬 | • 赤岸英魂 | (14) |
| | ——记东林志士、忠毅公李应昇 | |
| 唐 麒 | • 江阴农民运动的先驱者——周水平 | (18) |
| 唐 麒 | • “死，也要站着死！” | (23) |
| | ——追怀中共江阴县委第一任书记钱振标 | |
| 顾铁林 | • 藏书大家繆荃荪 | (26) |
| 文 达 | • 著名出版家李小峰 | (29) |
| 田 柳 | • 江南丝竹大师周少梅 | (32) |

地 灵 篇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萧 市 | • 银河奇星《心经碑》 | (37) |
| 溪 源 | • 瞻仰晴山堂小记 | (40) |
| 李德忠 | • 适园寄怀 | (44) |

目 录

黄溪源	• 伞墩探幽	(47)
薛应龙	• 黄田港杂记	(50)
李 晖	• 壮哉! 黄山森林公园	(53)
王建炜	• 春游君山	(56)
徐华根	• 山园处处皆天造	(59)
蔡崇武	• 赞绿岛的雕塑艺术	(62)
田 柳	• 殷殷红豆情	(65)
石 溪	• 菁园礼赞 ——访南菁中学感怀	(70)
谢雪荣	• 廉珉轩记	(73)
王建炜	• 博物馆散记	(75)
谢雪荣	• 梁武堰漫步	(78)
江桂芭	• 曲渚斜桥多风采	(80)
郭丽雅	• 华西园即景	(83)
徐泉法	• 这里的老人是幸运的 ——华西村纪行	(86)
轶 闻 篇		
徐述平	• 孙中山视察江阴	(91)
赵谷怀	• 陈毅在定山湾	(94)
徐泉法	• 寻觅将军的足迹 ——谭震林在江阴战斗生活的轶事	(97)

目 录

毛德彦	• 太子遗迹何处是	(102)
赵雪芬	• 兵部尚书徐晞轶事	(105)
文 达	• 立医救世的曹颖甫	(107)
蔡崇武	• 李大钊的启蒙老师	(109)
徐华根	• 才高行洁的巨赞法师	(111)
德 彦	• 瞎子阿炳在北涸	(115)
陈复观	• 泾河明珠	(118)
	——追念一代影星上官云珠	

怀 古 篇

赵谷怀	• 江阴要塞的烽火	(121)
溪 源	• 惊天地、泣鬼神的抗清史诗	(125)
邵振良	• 永不销铄的丰功碑亭	(130)
程以正	• 古贤吴季子	(134)
溪 源	• 凭吊渡江战役烈士墓	(137)
程以正	• 黄山古炮台	(140)
程云鹤	• 江南官署之冠	(144)
李昌达	• 古城河街印象	(147)
李 晖	• 三桥河遐思	(149)
江浩奎	• 磨盘墩怀古	(152)

目 录

美 味 篇

丁阿虎	• 美哉！刀鱼	(155)
丁阿虎	• 雍容华贵的鲥鱼	(158)
丁阿虎	• 古怪愚拙的河豚鱼	(161)
陈 华	• 不饮也醉人的黑杜酒	(164)
陈 华	• 鲜酥无匹过桥鳊	(167)
邬丽雅	• 刀鱼面	(169)
邵振良	• 饮誉中外的华士酱油	(171)
陈 华	• 雅俗共赏的拖炉饼	(173)

方 俗 篇

邬丽雅	• 北涸茶馆	(175)
顾金荣	• 独树一帜的九狮舞	(179)
顾金荣	• 申港姑娘的段龙舞	(182)
茅黄山	• 江阴土布怀思	(184)
程云鹤	• 澄江灯彩	(187)
邬丽雅	• 夏港芦花靴	(189)

后 记

霞仙，霞仙，诚斯言也

溪 源

江阴南阳岐村胜水桥的石柱上，有一副楹联云：“曾有霞仙居北垞，依然虹影卧南阳”。此中“霞仙”二字，实在是个不凡的字眼。“仙”者，乃虚无缥缈若神仙之谓也。而在这里是借“仙”来比喻徐霞客飘泊无定的考察旅游生涯。是呵，作为旅行家、地理学家的徐霞客，他的个性，他的行踪，乃至给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，都象绿野仙踪一样难以泯灭，无怪后人称颂他为千古奇人！

据史志载，霞客小时候就是个“负绝特之才”的奇童。他生于1587年1月5日，幼时长得“修干瑞眉，双颊峰起，绿睛炯炯”，真有神童的那般灵气呢。他的世家，本是书香门第，父亲徐有勉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。按理说，他只要好好读书，就能在科举场上获得功名。可他偏偏厌弃科举，绝意宦途，不愿读入仕必修的儒家经典，而爱读历史、地理、方志、游记一类的书籍，立志长大后要作“问奇名山大川”的猎奇探险之游。

他22岁时，不顾上有白发老母，下有牙牙稚子，毅然踏上了探索山川奥秘的征途。在旅途中，别人越是不敢去的地方，他越是要去；凡是有疑问的，他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。1613年，他初游浙江雁荡山时，发现大、小龙湫两股飞瀑自山顶直冲而下；终年不断，飞瀑之水不知来自何处。当地志书上说：“荡在山顶，龙湫之水，即自荡来。”他想，志书上记载如果凿实，山顶之荡必是奇湖，便同仆人登山寻荡。可是找了一峰又一峰，历尽千辛万险，却连荡的影子也未发现。于是在1632年4月，二登雁荡山，终于找到了雁荡湖。不过不象志书上所说的那样，雁荡湖的水分南北两支流出，与大、小龙湫风马牛不相及。通过实地考察，他重新作了记载。

老母逝世以后，徐霞客几乎年年出游，游程且远。1628年，他远游广东罗浮山；1629年由南转北，入京师，游盘山；1630年，再南游福建漳水；1632年，重游浙江天台山、雁荡山；1633年，再度北上，游山西五台山和恒山，同年又南下到福建漳州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的游程忽南忽北，忽西忽东，山水迢迢，奇险万千，真乃“霞仙”之游也。

徐霞客的晚年游历，更是进入了探索大自然奥秘，揭示自然规律的科学考察之境界。《禹贡》中称岷江或嘉陵江是长江的上源。可他想，黄河发源于昆仑山北的星宿海，“入河之水，为省五，河流如带，其阔不及江三之一”；而长江江面宽广，流量巨大，“入江之水，为省十一”，却何以“江源短而河源长”？长江的源头究在何处？为了找出这个千古疑问的答案，已经年过半百的徐霞客，辞别家园，西行万里，“北历三秦，南极五岭，西出石门金沙”，历经连续四

年的艰苦考察，终于弄清了发源于昆仑山南麓的金沙江，才是长江的上源。这样，长江比“岷山导江”一说长了一千余里。

在勘探长江源头的同时，霞客对西南地区岩溶地貌也作了考察。他先后考察了一百多个洞穴，对岩溶的分布、类型、成因和农业利用作了比较细致的记述。这些记述为世界上提供了最早、最详，而又描写非常准确，分析精当无比，并且涉及范围最广、类型最多的岩溶科学文献。这比欧洲艾士培尔在1774年所作的同样性质的考察早一百多年。他在调查西南地区岩溶时，曾对桂林著名的“七星岩”作了两次考察，写下了全世界第一部关于喀斯特地貌的宝贵资料。时过三百年，至1953年9月，我国地理科学工作者前往测量时，证实了霞客当年所描述的洞穴的形态、结构和方位都很正确。在既无助手又无仪器的情况下，徐霞客仅凭目测和步量，对巨大而又复杂的“七星岩”能作出如此精确的测量，这又该是何等神奇啊！霞仙，霞仙，诚斯言也。

刘半农故居的天竺枝

萧 市

离江阴城内兴国塔不远的西横街口，有一堵并不惹人注意的门墙，墙顶上摇曳着枯萎的衰草。推开薄板门，里边是三进三开间两侧厢的房屋。由于岁月的侵蚀，屋面上窜满了瓦花；厅上的菱纹格落地长窗，只要轻轻一推，就会吱嘎作响。院子里堆满了碎砖乱瓦，衬上墙脚下苍白的残雪，会使你产生一种无法形容的冷寂之感。

骤然，一丛挂满果实的天竺枝，从院墙前映入了眼帘。这果实象早春的露珠儿那样透明，又似被雨水润湿的樱桃那样惹人喜爱。虽然雪后的日光是微弱的，从残雪上反射过来的折光也飘浮出朦胧的蓝色，但那一颗颗压得枝儿颤悠悠的红果果，似乎在与严寒搏击似的浮漾出温馨的情意。一瞬间，整个住宅的暗淡气氛都一扫而空了，连哀婉凄恻的穿堂风，也转换成了富有生命活力的旋律。

有人告诉我，这房屋是刘半农的故居。刘半农，就是鲁迅笔下称为素有“拼命吃河豚”嗜好的江阴人。这天竺枝就

是他手植的。

当年这个铺有青砖小径的庭院里，孩童时代的刘半农，常对着做塾师的父亲，摇头簸脑地背诵着《千家诗》。他一口气能背上三十多首，还能把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和《琵琶行》，也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。父亲得意地告诉家人说：“此子天资颖异，过目能诵，前途未可限量！”

刘半农从小聪明过人，但他并没有躺在“天才”的摇篮里自我陶醉。辛亥革命后，他去上海开明剧社担任编剧时，刻苦钻研了当时风行于报刊的骈文和桐城派散文的表现手法，从而进入了文坛。虽然还没有戴上什么桂冠，却也薄有名声了。当他正向文坛之顶攀登时，读到了陈独秀发表在《新青年》上的《文学革命论》。这篇文章仿佛摆开了千军万马的阵势，向垄断整个文坛的骈文和桐城派散文，发动了凌厉的进击，将他原来所追求的目标，都掀翻了。他本来以为自己是个风度翩翩的时代青年，而在陈独秀的笔下，却是个弱不禁风的桂花大少爷。……

不久，他从上海回到家里，就在这一丛天竺枝前焦躁不安地徘徊着。香烟一支接一支，似乎要把自己笼罩在云雾深处。他脑海里正狂乱地盘旋着一个何去何从的难题：在旧文学的营垒里，曾有几位将他这个无名小卒引进文坛的恩师。他们对他们一直怀有美好的记忆，而今他能竟与他们成为对垒的双方吗？刘半农经过痛苦的反思后，终于作出了正确的抉择，写出了一篇给新文学革命添上一把烈火的《我之文学改良观》。

在这篇文章里，他大胆地提出了不迷信古人，并在韵文上，又提出了“破坏旧韵，重造新韵”的主张。值得注意的

是在文章末尾，有一行小字：“不佞亦此中一人，小说家幸勿动气。”他这种敢于把自己钉在耻辱柱上，自我否定，自我鞭挞，正反映了他求真的战斗精神和傲视传统的叛逆态度。尽管当时旧文学的势力还象乌云沉重地笼罩着神州大地，守旧派当然不会乖乖地退出历史舞台，他们会动用一切武器，向这几个胆敢老虎头上拍苍蝇的“黄毛小子”直扑上来。但刘半农从后院起火，大杀回马枪，这就有力地向人们昭示：旧文学的丧钟响了。

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，他被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担任了预科教授。三年后，他赴欧洲留学，获得了博士学位。回国后筹建了我国第一个语音乐律实验室。冬天他又回到了江阴，庭院里这丛天竺枝以更动人的风姿来迎接了他的主人。那一嘟噜、一嘟噜樱桃般的果果，似乎祝福着主人在传播新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。他采了几串捎回北京，供奉在一只贮有清水的冰裂纹花瓶里，仿佛能从那红如烈火的色彩中获得什么启迪。

1926年3月18日，北京段祺瑞执政府对爱国群众进行了大屠杀，戴有博士桂冠的刘半农，并没有象有些人“衣锦荣归”后改弦易辙，销声匿迹，而是在一首充满着血和泪、爱和恨的诗里，对飞扬跋扈的军阀，愤怒地喊出“养育本是为卫国，谁知化作豺与蛇……愿枭其首籍其家。”

时序又过去了五年，1931年春天，担任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的刘半农回江阴扫墓了。庭院里这丛天竺枝已窜出了不少新枝，那枝叶扶疏的浓荫就象撑了顶墨绿色的油纸伞，但也许有了病虫，在繁茂的叶片上，却出现了不少锯齿形的残缺。本来绿得象滴下清水的叶色，也变得有些黯然

了。这仿佛是个巧合，此时的刘半农在语音学研究上取得划时代的成就的同时，也写起无聊的打油诗和陈腐的小品来。当年一个充满豪气猛劲的斗士，几乎已回复成一个曾为之鞭挞、为之声讨的“旧我”了。

三年后，他去绥远、包头等地调查方言及声调时，患上回归热，不久就去世了。他的一生，鲁迅在《忆刘半农君》中是用“战斗过来的”这句话，来予以评价的。

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当年手植天竺枝的主人早已长眠在北京西郊香山，而天竺枝依然在薄寒中充满着生机。尽管它的根部在贫瘠的土地里裸露了出来，但那扎得很深的根须，吸收着地下的滋养，依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。

暮寒浓重了，天竺枝象墨炭画勾勒出了粗硬的线条。叶底仿佛被墨染得失了光采，而顶上的叶色，却在淡淡的月华中，浮漾出粼粼折光。

刘半农，这个新文学运动的前驱，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，我国语音学的奠基人，他的一生，跟置身在各种光线下的天竺枝有着多么相似之处呀。当然，这是一个并不十分确切的比拟，因为他究竟是人！

二胡演奏学派的奠基人——刘天华

萧 市

在刘天华故居第二进的院子里，有一具盆儿大的石鼓墩。那是用花岗石凿成的。墩的造型非常朴素，它既不象庙堂里的柱础，有着莲花瓣的浮雕；也不象官门府邸的石墩，有着精镂细刻的花纹。这石鼓墩呢，只有石匠原来凿出的麻点痕。

虽然从文物角度上说，它不象秦瓦汉砖有着考证的价值。但是倘若时光倒流到大半个世纪前，这鼓墩石上曾经坐着一个有着雁翎刀双眉的年青人，这石墩的价值就不一般了。这年轻人正手持着一把玲珑小巧的竹竿胡琴，右手运动着马尾鬃弦的弓。从弓弦上流荡出来的旋律，正象远处黄田港的潮水，在五月端午节的晴空中飘得远远的。他就是后来驰名中外乐坛的二胡演奏学派的奠基人刘天华。他这年十九岁，正因失业、丧父、贫病，而在弓弦上倾吐出非唇舌所无法申诉的命运。那旋律里描绘了一个孤零零的旅人，怎样在漫漫黑夜里，在茫茫的荒原上，痛苦地踟蹰着。他忽儿回肠寸